

论刘庆邦小说创作的平民意识

——以短篇小说为中心

谢颖

(河南医药健康技师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0)

[摘要]刘庆邦是当代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高产作家。他的短篇小说写作囊括了各种文艺艺术体裁,其中又以短篇小说的功劳最大,这也使得他享有“我国短篇小说之王”的美称。在刘庆邦四十多年的写作生活中,他一直坚持和深爱着短篇小说写作,正像他所指出“短篇小说是一个特别贴近诗性和纯洁文学的写作体系,需要真诚喜爱文学作品的人用毕生精力去求索”。与此同样,刘庆邦在写作时一直坚持着自我劝善的文化理想,宣称自身写作的目的是“给人以美的享受,期望可以完善心灵,提升人类的精神品质”,这体现了其内心深处真挚的人道主义情怀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因此,本论文主要以短篇小说为切入点,以“平民意识”为线索,通过分析刘庆邦短篇小说的“平民意识”,探讨“平民意识”与刘庆邦文学创作的紧密关系。

[关键词]刘庆邦;平民意识;短篇小说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1.07.411

前言

刘庆邦在作品中着重观察平民的情感和平民的生存状态,对待平民的态度既有温情,却也不乏批判,这是其自身“平民意识”的强烈体现。刘庆邦笔下的平民百姓,有着人类的善与邪恶,也有文化精神上的顽强和变异,但刘庆邦却一直站在同样的立足点去认识平民百姓,并坚持他劝善的文化立场,强烈地去呼吁真善美,作品中始终带着真挚的人文情感。刘庆邦通过对平民百姓感同身受的深刻理解,对平民百姓的心理状况展开了深刻地分析,对他们的生存处境进行深刻的刻画,对民间的生活百态给予了全方位的展示。

一. 平民人性的关注

中国短篇小说家群体中的主要成员刘庆邦,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上亦颇有建树^[1]。刘庆邦是一位非常关注现代社会人类生活的文学小说家,所以在他的作品中对现代社会人类故事题材描绘是无处不在的。而刘庆邦作品中的平民百姓生活意识,就首先表现在对普通平民百姓生活人格的关注上。刘庆邦作品重视人生,用极细致的笔触刻画了笔下角色的人性善恶,对个人人性美做出真诚的歌颂,对人性善恶做出深刻的批评。表现了作家深厚的人文关怀。

(一) 美好人性

在刘庆邦的平民社会世界中有很多具备优秀品格的人,作家常用温情和理解的笔调对其展开了描摹,并寻找着在他们身边的闪光点,以讴歌在其身上的伟大人格。不但表现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也同时充分表现出对平民自尊与价值的尊严。

在《小呀小姐姐》中,刘庆邦刻画了一个和善的小姐姐。弟弟平路是个小罗锅仔,妈妈每天总是与平路商量让他自杀掉,但平时唯有个小姐姐背着平路带他一同玩耍,她很有意识地承担了保护小弟弟的责任。小姐姐曾听妈妈讲过弟弟的病活不长,希望幼小的弟弟可以变得快乐,为他烤妈妈,带着他去庄稼地和学堂,当小弟弟受到别人的嘲讽、讥笑时,小姐姐会勇于挺身而出保护小弟弟的名声。我们也感受到了刘庆邦小说下主角的善良、热心和美好,因为小姐姐家境并不好,导致小姐姐没有书可以读,只能每天去放羊、喂猪、除草,正是这种艰难的生存环境造就了小姐姐这种坚韧不拔、善良乐观的性

格。小姐姐并没有因为自己不好的经历而感觉忿忿不平,反而是一直都在为别人考虑,一直关心着别人。当最后得知平路发烧得病时,小姐姐为了帮平路抓鱼而落入了水池中,这时候小姐姐已经知道自己可能再也出不去了,但在那时候她依然想的是不能给平路带鱼回去吃,觉得对不起平路。小姐姐始终把自我需求放在最后面,永远优先为别人考虑,她对小弟弟的这种关爱是无私、不求回报的,而只是对弱小的关爱和对人生坚韧的追求,彰显了做人的至真至纯,也蕴含着质朴无华的民俗温情。

(二) 丑恶人性

刘庆邦在对完美性格做出大肆地歌颂之际,又不忘记对人类的丑恶现象加以揭示与批评,这里面包含的是作者的一片关怀的热爱。作品透过描述和透视平民百姓身上社会传统人性的丑恶,用文化来加以劝善,以此完全显示出作家作品的社会文化审美理念和价值立足点。

刘庆邦笔下人物完全展示了人的自私、虚荣、妒忌等阴暗心态。《守身》文中人物王东玉,是一个品行端正并且长得十分美丽的女子,她为分权化的知识青少年去进行中国劳动阶层的再教育。由于长得好看,让她受到了不少妒忌与骚扰。开始她在矿工餐厅卖饭,但由于爱笑,被一些人硬说成是发浪,想勾人。后来被矿务局政工领导很看重,觉得王东玉是个人才,将她调入矿务局里去当电台主持人。矿务局男子们却都十分赏识她,并争取着制造与王东玉独自相处的好机遇。在后来,当这些男人们得知王东玉家里富有,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内心的妒、自私全部显露出来,一个个的人纷纷到王东玉的背后说她不正经,作风很乱,而且还肆无忌惮的随意开了王东玉的玩笑,甚至还给了王东玉的丈夫写下了匿名信,在信上还说王东玉作风不良,最后逼着王东玉身为军官在有一个女儿的状况下,依旧与王东玉离了婚。人们从这个作品中体会到了人类的丑陋,当矿上的男人们知道自己毫无办法的和王东玉在一起时,他们不是祝福、不是放弃,而是选择用卑劣的手段去诋毁、造谣王东玉,甚至去毁坏她的婚事,而人类的自私与妒忌也在其中表现了无遗。

二. 生存环境的关怀

刘庆邦坚持“人道主义”的叙述立足点和“悲哀”的叙述情感，并以其作品叙述语言书写了乡村居民们物质贫乏中的生活抗争，生活抗争中的人格变形，人格变形中的生活焦虑等现实性困境，实现了对当代我国人民现实生活状态的理性审视与精神透视，表现了一位作者宝贵的社会使命感与文化自觉的人文价值承担^[2]。

刘庆邦始终站在广大平民百姓的利益立场上为平民百姓生活代言，他透过对平民与老百姓们生存状况的深刻刻画，展现了其实际的生活，对诗情画意的田野与牧歌生活作出了真诚的歌颂，同时又用温情与悲悯的心态，去揭示了普通平民百姓生活中的各种困惑，对现实生活作出了反省。把平民百姓的生命描述得惟妙惟肖，展现了平民百姓生活的艰辛和坚强。

（一）诗意田园

刘庆邦对家乡的热爱，让他的笔下描绘了很多美丽的诗意田园生活。他对笔下田野牧歌似的生活给予了大量的肯定和赞美，也显示出了刘庆邦对诗意世界的强烈向往。刘庆邦对家乡的热爱，让他的笔下描绘了很多美丽的诗意田园生活。他对笔下田野牧歌似的生活给予了大量的肯定和赞美，也显示出了刘庆邦对诗意世界的强烈向往。

在诗意田野中，刘庆邦描绘了农村土地上的劳动者，他的劳作情景往往是诗意的，愉悦的，从而构筑出了一个农村上美丽的劳动图画。小说《拉网》中，作家用细致的笔调给人们描绘了一幅富有童趣的乡村捕鱼图景。刘庆邦通过对美丽农村劳动图景的描绘，表现了对农村之美的热爱和赞美，对诗意田园生活的热爱和向往。同时刘庆邦笔下对诗意田园生活的向往，还体现在一个早已远离故乡的村人对故乡生活的思念，而作者笔下的人在他乡常常会进行一连串的社会活动，并由此来达到精神上的依赖情感，从而表达出其故乡生活无法割舍的情感。

（二）生存困境

刘庆邦是“底层文学”的主要代表作者之一，他持续地关注着下层人群的真实遭遇，作者在揭示了下层生存状况的同时，用更深沉的眼光透视了人们的生活挣扎与焦灼心灵，也见证了他们所坚守的尊严与反抗的过程力量^[3]。

刘庆邦作为一位具有强烈社会生活使命感的作者，他的作品中不光是对笔下的诗意田园生活进行了热爱与探索，还对普通平民生存的各种困难加以揭露，通过描写他们坎坷的生存遭遇，揭露了严酷的社会生活实际，真切地反应反映了社会生活实际。体现出一位有良心的知识分子自觉的责任承担。

衣食住行是人活下去所必需的最基本的一个生活物质要求，但是在刘庆邦笔下，许多人却连这些最基本的生活要求都没有被完全满足。生活的物质条件极其贫乏，因此如何继续生活到底是他们唯一考虑的问题。《别再让我哭了》中就讲述了因为为了生存而产生的悲剧。

三. 精神世界的揭露

刘庆邦的小说不但对平民百姓现实处境加以描写，同时更

注意对平民百姓思想精神世界加以发掘。

（一）苦难的对抗

刘庆邦大力讴歌平民在面临心灵困境之际的坚韧，歌颂其坚韧的生存活力，通过对困境的反抗，完成自我人生的突破。

刘庆邦的笔下有一批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人，他们在经受过苦难以后从原来的懵懂走向成长了起来，对自我的生命追求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刘庆邦着力写了这些年轻人是怎样直视困境，面对困难并最后战胜困境完成了自己的成长。作品向人们昭示了面临困境时有的勇气应对、顽强生存并完成自己的人生态度。《谁家的小姑娘》中，随着爸爸的病逝，小姑娘改过早地感受到了生存的艰难。改家的玉米地积了水，但由于家里既没有抽水机又缺乏男性劳动者，所以只能依靠改的母亲一盆盆地在地上往外灌水，“娘的汗水湿透了衣衫，闪着水光的衣衫紧紧地贴在娘背上，湿的面积比娘的背还宽。娘的裤脚挽得很高，汗水混合着泥水，顺着娘瘦瘦的小腿往下流。”当面临许配婆家和同学溺水身亡等一系列的突发情况时，改一下子成长，变得成熟起来了，她慢慢地承担起家里的负担，慢慢的变成了家里除妈妈以外的另一个劳动力。当父亲由于灌水导致中暑的时候，改毫不犹豫地站起来，承担起家里的责任。她不再给母亲灌水了，“改把两脚稳了稳，把气也稳了稳，要向娘那样，将水扬起来，擡出去，而不是端出去。”改通过自己坚强的信念，把水扬起来挥到了土堰的外边。通过自身的劳动，勇气与坚强的演绎着人生与成长。

（二）道德的异化

刘庆邦在平民式小说中的作品所表达的思想与情感是双方面的，他一方面高度赞扬了平民百姓在面临困境之际坚韧的生存活力，另一方面，又注重平民百姓在现实生活和社会近代化进程中思想精神的变异，对平民百姓自己的精神世上展开了深切的描摹与刻画，对平民百姓思想道德底线的洞穿也展开了深度的思考。

刘庆邦创作中一直以平民百姓精神为主题，关注他们灵魂的渴望，并通过刻画平民与百姓精神世界中道德和情欲之间的矛盾关系，对平民道德底线的洞穿与社会价值观的畸变校正作出了深入的批判，现出超然于人民苦难之上人道主义的生存悲悯。

四. 结束语

刘庆邦通过对平民百姓生活充分的洞察，以及感同身受的感悟，对笔下角色深切的社会情感以及在生活窘迫中的艰辛作出了全面的表现，同时重视了个人生活的社会价值和尊重，并保持了自身独特的审美观要求，关注的焦点始终是个人的美。

参考文献

[1] 姜汉西. 他者视域下生命激情的释放与克制——论刘庆邦小说中的人文情怀[J]. 南腔北调, 2020(02): 92-96.

[2] 李杰. 论刘庆邦小说的现实性苦难书写[J]. 2021(2011-3): 48-52.